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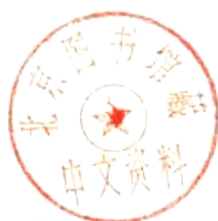
Z

A 007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第四次中东战争

(资料选译)



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

一九七五年一月

5

說 明

一九七三年十月，英雄的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有力地反击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阿拉伯人民不但冲破了超级大国强加的“不战不和”的僵局，而且粉碎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的提高了战胜以色列侵略者的信心。特别重要的是，阿拉伯各国在这次战争中进一步加强了团结，成功地运用石油武器，给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虽然十月战争的战火暂时停熄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利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大会进行讨论，但中东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斗争仍将是长期的。不久前，资本主义世界，甚至阿拉伯国家中，已经有不少人在预测第五次中东战争。为了研究第四次战争的特点和主要经验，特别是美苏两霸在战争中进行争夺的情况，我们选译了十几篇文章，供有关方面的同志们参考。文章选自美国出版的《前卫周刊》、黎巴嫩出版的《巴勒斯坦研究》杂志和埃及《金字塔报》编辑部出版的《国际政治季刊》的十月战争专号以及苏修出版的《今日亚非》杂志。这些文章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这次战争的一些情况，但作者们的立场、观点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文章的片面性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阅读时请注意分析批判。由于水平有限，译文比较粗糙，错误和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A 846069

目 录

叙利亚战役和埃及战役·····	里亚德·艾什卡尔
中东十月战争的回顾·····	贝却敌

一、萨达特的中东战略

二、阿拉伯人处于不利的地位

三、叙利亚在阻止以色列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埃及的萨达特背离了阿拉伯人民的事业

五、犹太复国主义是怎样把阿拉伯人从他们的国土赶出去的

萨达特的战略和阿拉伯人的共同行动·····	伊斯玛仪·萨布里
阿拉伯的反攻与以色列的战略溃败·····	穆罕默德·费萨尔·阿布杜拉·莫耐阿姆
巴勒斯坦游击队在中东危机中的活动·····	努比雅·阿素法哈妮

· · · · ·

石油禁运标志着阿拉伯团结的新阶段·····	贝却敌
阿拉伯石油在政治上的作用·····	福阿德·伊塔伊姆
在石油战场上的对策·····	萨拉汉·蒙塔苏尔
经济援助战争·····	法赫米·胡韦达
“石油战争”的教训·····	勒·麦德维特科

· · · · ·

苏联对阿拉伯的支持·····	迪·萨哈拉、阿嘎德
美国对以色列侵略的支持·····	艾哈默德·优素福、艾哈默德
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的联合国·····	阿卜杜拉·哈伊姆、白德威
十月战争对国际缓和的影响·····	加麦尔·穆尔西、白德耳
十月战争期间美国向以色列供应的武器·····	艾德蒙德·加里布

叙利亚战役和埃及战役

里亚德·艾什卡尔·

十月战争的爆发虽然使全世界感到很突然，但这是未能通过和平办法解决阿以冲突的必然结果。以色列在1967年6月以后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并没有能使阿拉伯方面作出以色列所希望的那种政治上的让步。当以色列表现出扩张主义的领土要求时，阿拉伯各国并不愿意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而是通过各种军事上的主动行动（一九六九年——一九七〇年间的消耗战）和外交上的手段试图谋求以色列的撤退。外交上的手段集中在试图劝说国际大家庭，特别是劝说美国迫使以色列充分履行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但是，无论是阿拉伯人的各种企图，或是旨在支持他们的各种压力手段（不断强调存在着会把各大国卷进去的战争的危险，以及减少阿拉伯石油生产的危险）都没有足够认真地采取过。相反，在这一时期，美国宣称它没有能力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而同时它却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战斗轰炸机、“灵巧”炸弹、自动推进大炮、电子计算设备和坦克等大量先进的武器。由于以色列显然决心要把军事占领变成一种永久性的状况，阿拉伯人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一场战争。

1967年以来的军事上的发展

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在遭到彻底失败的一九六七年战争之后又重新建立起来。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埃叙军队的装备有百分之八十多已被缴获或被摧毁，无数的士兵伤亡或被俘，许多幸存者开了小差，士气极度低落。阿拉伯各国要重建他们的军队，重新获得自信心，看来似乎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是，重新恢复比预期的要快得多。停战以后，苏联立即开始向埃及人和叙利亚人重新提供武器，以补偿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苏联顾问到达开罗和大马士革，以监督阿拉伯武装部队的重新训练和组织。埃及各武装师定期进行模拟的渡过运河，直升飞机的运载能力大大增强。在叙利亚进行着顽强的训练，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在演习中各武装部队、炮兵、机械化步兵、直升飞机运载的空降部队和空军密切配合，进攻一个目标——通常是一座或几座小山。阿拉伯人和苏联人所作的努力是巨大的，从以色列在消耗战中所遭到的日益增长的困难即可看出这些努力的某些成果。

但是，阿拉伯的装备方面产生了一些问题。在这一时期阿拉伯人的最普遍的怨言是，俄国人只给阿拉伯人提供“防御性”武器，而美国人却用“进攻性”武器装备以色列。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军事专家们都认为，几乎所有的武器都既有防御的能力又有进攻的能力，这要看武器使用者想要这些武器发挥哪一方面的作用（十月战争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一辆掘土自卫的坦克是一种防御性武器，但是

· 本文作者系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研究员。

当这辆坦克冲向敌人阵地时，它又成了一种进攻性武器。地对空导弹，如果用来保卫一个国家的领空时，它是一种防御性武器，但是，如果用作一种地面进攻以提供空防警戒，则又是一种进攻性武器。

埃及人也许有理由认为，他们所得到的苏联的战斗机的射程较之以色列所拥有的主要的战斗机的射程是太短了。米格21型战斗机在低空的作战半径是一百——一百五十公里，还不到以色列的海市蜃楼式战斗机在同一高度的作战半径的三分之一。这就使埃及的战略家们不能制订那种让阿拉伯飞行员和以色列飞行员进行长时间混战的计划。

空中力量方面的这种缺陷，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不愿意向埃及提供他们最先进的战斗机，同时也反映了苏联的战略，苏联的武器就是适应这种战略制造出来的。例如，米格21是用作一种防御的截击机，以拦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轰炸机，这种轰炸机是用来渗入东欧的多层空防系统并进入主要的城市或工业区。因此，米格21就设计得特别轻，射程短，但有良好的机动能力，至于任何其他作战任务都被看作是次要的。另一种主要的飞机苏霍伊7型飞机是作为战斗轰炸机设计出来的，是在陆军指挥下在战场作战的。因此苏霍伊7型飞机有很好的机动能力和凶猛的战斗力，但射程短，武器携带能力低。此外，俄国的大炮是拖曳的，因为苏联的军事理论家们不相信需要高度机动的自动大炮。俄国人的战略是“蒸汽压路机式的碾进”战略，它是由大部队沿着一条宽阔的战线缓慢地推进，这种战略既允许有时间建立临时的空军基地，也允许有时间将牵引大炮向前面阵地推进。甚至坦克上的炮也不需要极其精确，因为主要的因素是他们的数量。

另一方面，从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和装备中反映出来的欧美的战略依靠的是纵深突进，准确的火力和高度的机动性，大炮能随着前进的部队自动推进。一般说来，在空中，西方的战略赞成对不同的任务使用各种特殊的飞机，但是为了要对世界各个地区进行干预也促进了远射程多任务飞机的发展。例如，鬼怪式和海市蜃楼式战斗机是用作截击机的，但也有很好的向地面进攻的能力。

虽然俄国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远射程雅克28型轰炸机，苏霍伊11型远射程截击机以及米格23型多任务战斗机，但他们并不向埃及人提供这些飞机，而试图在埃及的这次战争中改进米格21型飞机的性能，却又不加大它的射程。苏联还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数量十分有限的火力强大的T62型坦克，而主要的阿拉伯装甲部队仍是由较老式的T54型和T55型以及过时的T34型坦克组成的，其火力远不如配有由英国设计的150毫米大炮的以色列坦克。

由于武器供应方面的分歧，埃苏关系恶化了，尽管双方在一九七一年签订了友好条约。结果是大多数俄国专家在一九七二年七月被赶出埃及，这一行动使以色列和西方认为，埃及人不再有能力进攻以色列，甚至没有能力阻止以色列的进攻。另一个与以色列对抗的阿拉伯国家叙利亚仍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但不断有传说，叙利亚人拒绝与苏联人签订友好条约。第三个卷入十月战争的国家伊拉克与苏联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并且得到了俄国的装备，但它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与伊朗和库尔德人的问题上。一九六七年派往约旦的伊拉克军队在一九七〇年末已经撤回。

在一九六九年和六九年以后，美国向约旦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其中包括M60型坦克。约旦陆军建设得十分好，但兵力相对地还比较小，只有一支十分小的空军和很微弱的防空能力，这就使它无法与以色列相对抗。从约旦军队的配备性质来看，显然约旦担

心较多的是来自北方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联合入侵，而不是以色列的入侵。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在1967年战争中只损失很小一部分装备，但是由于法国禁止将武器出售给直接卷入战争的国家，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武器来源和办法，以克服法制武器主要是战斗机和火炮的备用零件和弹药的不足。

美国成了以色列武器的主要供应者（而以色列的军事工业主要是制造备件和弹药）。比美国供应的巨大数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武器的质量。例如，鬼怪式战斗喷气机能携带八个空对空导弹以进行截击，而米格式飞机只能携带一个。这种质量上的提高就不可能仅仅从数量方面来估价以色列军队的战斗力（西方军事分析家时常是这样做的）。

与此同时，双方的军事状况也在不断地发展。阿拉伯方面情况有很大进步，主要是在反对以色列继续进攻的防御准备方面。1967年战争以后阿拉伯人主要关心的就是这种进攻。虽然十月战争的后期表明，阿拉伯人的这种军事状况的特点仍然是过分采取防御态度，但是谨慎地强调防御训练确实产生了自信性，即以色列发动任何新的进攻都将使它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而且一旦将来阿拉伯人的进攻失败时又给阿拉伯军队强大的退守阵地。

把阿拉伯军队拿来炫耀纯粹供公众欣赏的做法显著地减少了。不断地作出努力，以动员以色列占领区的阿拉伯人，并努力获取有关以色列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的情报。对以色列军事思想的研究工作使阿拉伯指挥员们能预料以色列的行动。

当阿拉伯军队在重新训练和装备自身的时候，以色列的军事情况未能超过阿拉伯人，也未能超过以色列人在1967年战争中的作为。以色列军队中充满着自满情绪，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以色列军队内部的改组证明以色列并不认为在最近的将来会与阿拉伯人有一场大规模的冲突。1972年下半年，陆军中将大卫·艾拉扎取代了陆军中将海姆·巴列夫任总参谋长，艾拉扎开始辞退高级军官，而以一批年青的、不出名的又未曾卷入政治漩涡的军官阶层取代了他们。到1973年秋，艾拉扎和他的付手以色列·塔尔是唯一还在职的1967年战争的以色列将军。艾拉扎还缩短了义务兵役期限，免除年在50岁以上的人们的民防义务。

以色列情报机关愈益关心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威胁，并注意监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潜在能力、计划、领袖人物、与世界上其它革命运动的关系。特别是在慕尼黑事件以后，以色列情报机关就关注于进行反对巴勒斯坦人的斗争，而且在欧洲积极进行秘密活动，同时却误解了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的战争准备。在造成使以色列忽视阿拉伯各国的军事发展这一方面，看来巴勒斯坦人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作用是间接的。

关于以色列军事情况，说明存在着自高自大情绪的另一点是，它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间故意炫耀自己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以色列的阿拉伯语广播电台在心理战中，试图在阿拉伯人中产生一种虚弱的情绪和相信以色列强大，同时以色列甚至进一步竭力使炫耀武力的军事检阅和示威达到了顶点。以色列军队的这类大肆宣传的事例之一是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九月的事件，当时以色列军队袭击黎巴嫩战线的中央部分，它出动了至少一个装甲旅，而且在战场上空平均有25架战斗机始终掩护着，而与之相对抗的黎巴嫩军队仅仅只有四百名士兵和一个装甲连。以色列对这种力量悬殊的战斗的必然结果进行大肆宣传，把它说成是以色列军事英雄主义的独特的事例。令人奇怪的是，以色列在1967年

战争以后在军事上的表现，似乎是从1967年以前阿拉伯人在军事上的虚张声势的某些特点学来的。

但是，以色列的做法不能仅仅归咎于自高自大。以色列军队本身的战略和能力显然有着更为重大的缺陷，特别是以色列十分信赖沿苏伊士运河和叙利亚战线的防御线和要塞阵地，尽管以色列惯于在军事上先发动进攻。

以色列在两条战线上的基本作战计划如下：

1 正面防线在空军支援下将阻止进攻的敌军，直至召集起后备军，动员起军队，以色列军队的全部力量能有效地击退入侵。

2 即使正面防线未能坚守住，常备军在空军援助下将使入侵延缓下来，直至以色列军队得到充分动员。

3 一旦完成动员，入侵敌军即可摧毁，所有失去的阵地将重新收复。

4 那时阿拉伯军队将被赶到阿拉伯领土上去并被彻底摧毁。以色列人不会仅仅满足于保卫停火线，而是要求彻底摧毁进攻者的军事力量。

巴列夫防线说明了以色列的战略。这条防线是沿着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堡垒体系，纵深约有二公里。它是按这样一种方式构筑起来的，即每个堡垒都由若干钢筋混凝土的掩体组成，这些掩体通过有顶的地下通道彼此连结起来，能经得住直接的炮火轰击。每个堡垒规定的人数是五十多个士兵，装备有反坦克武器、迫击炮、坦克和重机枪。这些堡垒并不互相支援，但它们之间的地段有巡逻队进行掩护，而这些巡逻队又得到用沙袋构成的墙的保护，可以不致受到埃及人直接的火力，这种沙墙的高度是十到二十码不等。它是以色列人在消耗战以后构筑起来的。

在巴列夫防线的后面，以色列驻扎了一些坦克部队，这是用作支援遭到袭击的任何堡垒的。在坦克部队后面是自动推进炮部队，其任务是摧毁越过运河的埃及部队。沿着运河遥控的凝固汽油喷射器据说是为了将第一批过河的埃及部队完全烧尽。但是，以色列在西奈的主要防卫力量是驻守在西奈的三个主要山口（即米特拉，吉迪和哈提马山口）后面的三个或更多的装甲旅。这些装甲部队是用来最后歼灭渡河的埃及部队的兵力。

另一方面，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制定了他们的协同进攻的计划。埃及的计划是穿过苏伊士运河，解放东岸，在西奈控制一条二十公里宽的地带，守住这个地带，然后等待停火。这个战争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即为了打破阻碍履行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的僵局。其次一个目的是为了重开苏伊士运河，并且破坏西奈油田，使以色列不能利用。

埃及人的计划是按照这样的方针制订的，即在他们的防空系统保护下保持埃及部队的主要部分。埃及的空军被留做后备队，以支援地面部队，并且在地对空导弹（萨姆3型）未能保卫领空时与以色列飞机作战。

同时，叙利亚的计划则是为了解放戈兰高地（或至少是戈兰高地的主要部分）并继续战斗，直至实行事实上的停火为止，可能不对某种“和平解决”承担责任。但是，这个计划是有很大的伸缩性，它还包括这样的打算，即在遭到以色列强大的反攻时就撤出最初的阵地，那时叙利亚人将进行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叙利亚的空中战略与埃及一样，即主要依靠地对空防御系统，因为叙利亚空军的规模较小。

战争的过程

1973年10月初,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报导,大批埃及军队和叙利亚军队沿停火线集结。美国和以色列之间进行了磋商,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以色列人把阿拉伯人的行动看作是计谋。但是,到10月4日,以色列部队停止了请假,并征召某些后备军。10月5日,进一步征召后备军,而在赎罪日的早晨,以色列人相信阿拉伯人的进攻即将来临。那天本应停止广播的以色列电台播发了密码电报,征召所有后备军。上午十时许,以色列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局势。

战争于下午2点开始,最早发布的新闻是叙利亚宣布以色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同时埃及也宣布,以色列人袭击了苏伊士湾一带的阵地,某些以色列部队已经越过运河到达西岸。这一天的早些时候,以色列付总理伊加勒·阿隆发誓说:“在全世界面前以人格担保,以色列决没有开第一枪。”

一、埃及战线上的战况

10月6日下午2点左右,埃及人出动空军袭击了以色列在西奈的阵地和空军基地,二千门大炮的炮火穿过运河轟击敌人阵地,一批直升飞机运载的空降部队在西奈沙漠各地着陆。用来将凝固汽油输送到运河河面上的以色列管道已在前一天夜里被埃及突击队堵塞,因而失去了作用。乘着密集炮火的掩护,一批埃及突击队乘橡皮筏穿越运河用梯子爬上以色列防线,偷袭并摧毁以色列最主要的前沿阵地。然后,步兵乘水陆两用装甲车渡过了运河,并以通常采取的袭击摧毁了巴列夫防线的主要部分,用火焰喷射器摧毁了复合地下阵地。同时,工兵部队用高压喷水器(这种武器能迅速浸蚀沙包,较之炸药快得多)迅速地在以色列的沙堆工事上打开了缺口,为过河的装甲部队架桥。浮桥是由许多很易替换的部件组成的,如果被以色列空军破坏,能很快修复。

用来保护巴列夫防线的以色列坦克部队开始作出反攻,但被建立在西岸高处阵地上能控制东岸主要地区的埃及反坦克火力和埃及步兵所歼灭或击退。以色列的第二次反攻也失败了。埃及部队打得十分顺手和英勇。埃及声称,在第一天就已歼灭和缴获九十二辆以色列坦克(以色列人曾承认,在六七年六天战争整个期间以色列在西奈损失二十多辆坦克),尽管以色列不承认有任何重大的损失。

十月七日凌晨,以色列空军力图消灭在西奈的埃及军队。陆上的反攻进行了许多次,但到这天过去时并无成效。埃及宣布,他的军队正肃清占据孤立地区的以色列据点。同时,以色列电台的军事评论员海姆·赫佐格声称,以色列空军已经摧毁了运河上的十座埃及桥梁,西奈的埃及军队已陷入困境。

十月八日晚上,大卫·艾拉扎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好几百辆”埃及坦克已被歼灭,西奈的埃及军队完全陷于困境。艾拉扎又说,以色列将“粉碎并彻底歼灭所有入侵的敌军”,并且宣称,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三个埃及桥头堡已被包围。某些以色列军官甚至扬言,西奈战役只需二十四小时多就可结束。^①但是,就在艾拉扎举行记者招待会

^①《卫报》(曼彻斯特),1973年10月9日。

的一小时内，埃及宣布，埃及军队已经解放西奈第二大城市坎塔拉。第二天，装备反坦克火箭抛射筒和导弹的埃及步兵歼灭了以色列第一百九十装甲旅，並俘获该旅的指挥官阿萨夫·雅库里上校。在随后的五天里，埃及人巩固了他们在西奈的十五—二十公里宽地带的阵地，並阻止了以色列的反攻。

二、叙利亚战线上的战况

叙利亚人用重炮猛轰戈兰高地上的以色列阵地，並且派遣直升飞机运载的空降部队，兼带巴勒斯坦解放军的一些部队，在赫蒙山着陆，从而开始了这场战争。在不到半小时内，这支直升飞机运载的空降部队占领了敌人在山上的阵地。叙利亚的装甲部队和地面部队推进到了戈兰高地，並且进攻以色列的坚固的前沿防线，攻占了除阿布尼达小丘之外的所有防线。据报导，叙利亚人在阿布尼达小丘损失约二百辆坦克。阿布尼达小丘要塞是一个复合的地下工事，配备有火炮，这些火炮可沿着铁轨推到射击孔，而如果堡垒遭到猛烈炮火时又可退回来。但是叙利亚的直升飞机运载的空降部队使这个要塞的某些部分失去了作用。

叙利亚在戈兰高地的推进还是缓慢的，尽管以色列开头的几次反攻被击退了。战争的第三天，叙利亚人本来可以说已经解放了被占领的戈兰高地的四分之三，其军队在某些地方离一九六七年战争前的边界不到五公里了。

十月八日晚上，艾拉扎将军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以色列人已经成功地制止了“很深地”渗入戈兰高地的叙利亚人的进攻，又（过早地）声言，叙利亚军队已被打退到离一九六七年战争停火线“几百米”远的地方。以色列军方还宣称，叙利亚参加这场战斗的一千二百辆坦克中已有六百辆被摧毁。

显然，以色列人是在集中力量对付叙利亚人而延缓他们对埃及人的反攻。以色列采取这种战略的理由是，因为如果叙利亚人重新获得整个戈兰高地，那么以色列人要象在一九六七年那样再爬上这个高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而且在上加利利的以色列移民区又将处于叙利亚人的直接的炮火威胁之下。

战争的第四天，在以色列开始反攻的时候，以色列空军忙于袭击叙利亚的先头地面部队和叙利亚境内深处的一些目标，包括萨姆导弹场、空军基地、以及和该国经济结构有关的非军事目标——炼油厂、工厂和其他经济设施。以色列喷气式飞机遭到叙利亚防空系统的出乎意料的抵抗，许多飞机被击落。因此，以色列人没有能充分利用他们所吹嘘的对阿拉伯空军的空中优势。

叙利亚人没有有效的手段袭击以色列境内深处，他们只得用过时的苏制蛙式7型导弹攻击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当这些导弹没有击中目标而打到了以色列居民区附近时，以色列人就进行报复。他们袭击了大马士革居民区，一百多平民惨遭伤亡。以色列进而又袭击了医院。

以色列的强大反攻迫使叙利亚人退到一九六七年停火线和大马士革之间的防御阵地，並且试图与以色列人进行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但是，叙利亚在防线的北部未能守住。以色列人攻入叙利亚境内並沿着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推进。

关于叙利亚北部战线失败的原因有好几种尚未确证的和矛盾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

为，指挥一个旅的一位叙利亚上校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试图比其他叙利亚部队更迅速地推进，以致几乎与叙利亚军的主力失去了联系，而当以色列开始反攻时，这个旅在损失了大部分坦克后就急急忙忙地被迫撤退，从而在叙利亚战线上造成了混乱，致使以色列人得以向前推进。但另一些说法认为，这位上校指挥官在以色列人反攻时惊慌失措，没有得到叙利亚高级指挥部的同意就下令混乱地撤退。

以色列向大马士革的推进遭到了叙利亚军队的顽强抵抗，伊拉克人也把他们的大部分陆军和空军投入这场战斗，支援叙利亚军队。以色列人继续从空中进行袭击，叙利亚人的防空系统被削弱了，但仍然打下好几架以色列喷气飞机。

到十月十一日，以色列人已经深入叙利亚境内，占领并越过了萨萨村这个小村庄而继续向前推进。大马士革处在以色列的远程大炮的射程以内，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宣称，叙利亚军队已被打败。但事实上，以色列人未能做到这一点，也未能推进到大马士革，因为从一九六七年的停战线到大马士革之间有一条十分牢固的叙利亚防线。当叙利亚部队受到强大的压力时，他们干脆撤出了一个阵地而据守稍微靠后的一个阵地，并继续进行战斗。

十月十二日，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进行反攻，把以色列人赶到萨萨村以南大约六公里处。从这以后，叙利亚战线上的战斗成了一场纯粹的消耗战，以色列的进攻能力和叙利亚的防御能力势均力敌。但叙利亚人希望，如果战斗同时在埃及战线和叙利亚战线上继续下去，那么在消耗以色列军队兵力以后，他们将能在伊拉克的帮助下发动一次新的攻势。

一个多星期以后，十月二十二日，以色列人重新占领了赫蒙山，并且占领了在此以前为叙利亚人所控制的新阵地。叙利亚战线上的战斗一直继续到十月二十四日停火生效时为止。

三、埃及战线上第二周和第三周的战况

战争的第九天，十月十四日，为了减轻叙利亚战线上的敌军的压力，埃及军队向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山口推进。但是经过一场势均力敌的激烈的战斗，被以色列人击退了。从这以后，看来埃及人是满足于他们所已取得的战果而采取守势了。

以色列人由此取得了让给他们的主动权，并且以继夜地集中兵力进攻处于战线中部的埃及人。他们聚集军队，集中优势的火力进攻埃及的各个重要的阵地并且歼灭大量埃及坦克。埃及人则不断地从运河西岸调遣装甲部队增援，努力补充在中部遭到的损失，从而削弱了他们在西岸的兵力来源。

四、以色列人越过了运河

十月十五到十六日的夜间，若干辆一九六七年从埃及人手中缴获并涂上了埃及军徽的苏制以色列坦克和装甲运输车通过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之间的沙丘，毫无阻挡地向前推进。他们到达苦湖离西岸大约有十公里宽的地方。凌晨，以色列军渡过大苦湖到达了西岸，分散为一些小部队后开始摧毁萨姆导弹场和炮兵阵地。十六日晚，埃及人宣布，有

七辆以色列坦克潜入西岸，其中三辆已被歼灭，其余的正在追击。

但到十月十七日，以色列人已经设法增强了他们在西岸的兵力，并在鳄鱼湖和大苦湖之间的地区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埃及人向这个桥头堡进攻，并重创敌军。虽然以色列人对这些损失十分担心，但是，据某些报导，西岸的以色列军指挥官阿里埃尔·沙隆将军不服从撤退的命令，而坚守住了阵地。

为了能充分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得以越过运河，必须对造成这次渡过运河的某些军事的和地理的情况作一说明。

首先，以色列人必须摧毁埃及人在一九七〇年末沿苏伊士运河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强大的防空系统。他们已经研究过以尽可能小的损失使这个防空系统失效的各种方法。虽然以色列人得到了能执行攻击任务的无线电操纵的无人飞机，并且有电子计算设备来干扰萨姆雷达，但他们还是意识到，从空中摧毁这个防空系统仍然需要他们的空军采取代价很高的行动，并且决定与地面特遣部队配合执行这次任务。（可以肯定，早在十月战争之前以色列人就已制订这类越过运河的计划，并且已经拥有采取这一军事行动的筏子和桥梁。）

由于西奈的埃及部队是沿着一条一百八十公里长的地带分布开来的，因而无法在这条战线上集中兵力，特别是在几天的激烈战斗之后，更无法集中兵力，这就给越过运河造成了方便。因此，主动权一经落到以色列人手中，他们就认为可以在埃及人的这条线上选择一个薄弱点，突破这个薄弱点而攻打到运河。以色列人所选择的这个薄弱点是一个把位于北部的埃及第二军和位于南部的第三军在地理上和军事上分割开来的地区。这个地区是一片沙丘，埃及人没有料到以色列人竟会从这个地区通过，特别是因为这个地区离苏伊士运河还有很宽阔的一片水域。据说，美国的侦察机和卫星曾收集到关于大苦湖地区埃及防线的薄弱点，并将此情报告诉了以色列人。

尽管运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解放军发出了警报，埃及人却把以色列越过运河看作是以色列为了转移埃及人对西奈主要战场的注意力而采取的次要的军事行动，因为在西奈战场上正在激烈地进行一场被某些评论家们称之为历史上最大的坦克战。但是，这些坦克战不仅把埃及人打退回去好几公里，而且开阔了以色列人在中央部分打开的通道，使以色列得到了一条通往西岸以色列军的安全的供应线。

以色列地面部队一经使埃及的萨姆防空系统的一部分失效后，它的空军就能在危险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在战场上采取行动。虽然埃及地面部队顽强抵抗，但他们这时已处于困境。

埃及于十月二十二日接受了停火，但是，以色列人却要利用他们在西岸所找到的这个弱点，并让他们的军队扑向邻近运河南部河口的苏伊士城。在短时期内以色列人显然已取得了优势，并且设法向已经虚弱了的埃及防线推进，以切断埃及第三军的供应线。如果想要扭转这种形势（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这是可能的），埃及人就得用当时集结在伊斯梅利亚的部队从背后和侧面袭击以色列先头部队，并且将当时分布在开罗周围的规模很大的第一军的一部分调到运河地区。但是，埃及的政治领导显然在军事上是小心谨慎的，并且认为，已经发生的这场战争的经历和规模就足以使全世界采取行动要以色列撤出，因而没有这样做，却向联合国提出毫无具体结果的抗议。虽然战争还在时断时续

地进行，而且以色列拒绝撤出十月二十二日的最初的停火线，但在十月二十四日还是实现了第二次停火。

海 战

十月间发生了海战，但对战争的结局并没有什么多大影响。在战争开始时，叙利亚和埃及宣布，地中海东岸和整个红海是战区，要求所有商船离开这些地区，何时可以返回另行通知。同一天，埃及海军袭击了西奈南部沿海地区的以色列阵地，战争第二天又进行了同样的袭击。但是，海战的主动权主要还是掌握在以色列人手里，他们的海军多次袭击了叙利亚和埃及沿海地区的阵地和设施，而阿拉伯人并没有对以色列沿海地区采取相应的袭击。

在战争期间，阿拉伯方面所采取的唯一最重大的海上行动是埃及驱逐舰封锁了红海南部的出入口曼德海峡，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航，企图以此驳斥以色列所谓的占据沙姆沙伊赫对于确保这种通航是最重要的这种说法。

战争的教训：（1）战略

许多军事分析家认为，阿拉伯人取得的最初的军事上的胜利是由于实行突然袭击而取得的。这种说法也许多少是正确的。虽然不能把首先发动攻击的军队具有较好的取胜机会这种说法确定为一条普遍规律，但是，在这场十月战争中，如果以色列人已经作了充分的动员并且开了第一枪，那么阿拉伯人是否还能取得他们确已得到的胜利确实还是十分可疑的。但同时，以色列人并非完全不知道事态的发展，因为他们在这场战争开始前二天即十月四日就已征召他们的某些后备役了。阿拉伯人的这场突然袭击的效果更正确地说是由于以色列人低估了他们的敌人的意志和能力。

从阿拉伯人的战略中所吸取的主要教训是，阿拉伯人采取了“蒸汽压路机式的碾进”策略，以对付以色列人惯于使用的运动战和纵深突进。这种突进战略本来是比较适合于叙利亚人的，它本可以使叙利亚人在可以移动的萨姆6型导弹和空军的掩护下，在战争刚开始以色列的后备部队尚未到达前就能到达戈兰高地的西部边缘地区。当以色列人的强大的据点落到伊拉克人和步兵手里时，胡拉谷地的以色列供应线就会遭到威胁。但叙利亚人是按照教科书打仗的，而军事上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象预期的那样理想。

阿拉伯人之所以在实际上采取“碾进”战略，在某些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后勤能力，由于他们缺乏自动推进大炮以及过分地依靠防空系统保护先头部队免遭以色列的空中袭击。虽然这些因素使他们比较难于采取一种进攻性的战略，但是他们确实没有必要排除采取这种战略的可能性。为要掩护一支下定决心采取一种进攻战略的军队，大炮是很容易使之机械化的，而防空系统的灵活性也是能得到充分的利用的。

在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埃及人的战略是十分成功的，但后来却存在着致命的错误。早在以色列后备部队到达之前，埃及人就应攻占西奈各通道，从而取得一条地理上的前沿防线——不是运河上的人为地构造的防线——并且阻止以色列人不让他们重新到达苏

伊士运河。这里需要重复一下，虽然埃及人所使用的各类武器使他们采取这种战略较之以色列人要困难得多，但是如果下定决心要进行一场进攻战，本来是可以使他们的武器来适应这种战略的。埃及人越过苏伊士运河本身就已表明，一种防空系统虽然缺乏对最现代化的飞机进行进攻的能力，但是在与埃及空军协同使用时就能为陆军提供空中掩护。至于谈到这种防空系统的灵活性，一九七〇年的某一夜间，埃及人曾将萨姆2型和萨姆3型导弹移动十二英里，到达当时在运河西岸的战区；而在与上述情况类似的时刻，为了支援空军、装甲兵和步兵的攻势，将灵活性极大的萨姆6型导弹移到西奈的各山口当然不会是是不可能的。

象叙利亚人一样，埃及人没有采取这一方针所付出的代价是，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最初取得的成功，并把主动权丧失给以色列人。但是，如果在西岸保持比较强大的后备部队以粉碎以色列的任何越过运河的行动，而且布防在开罗和运河之间的这支军队能更加灵活使用的话，那么埃及战线的情况仍然会有很大好转的。以色列越过运河的军事行动没有被料到，也没有能够被制止，仅仅这一事实就说明，埃及指挥部还没有从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中吸取这样一个教训：坦克和装有履带的车辆并不是不能通过沙丘的。埃及人把这些沙丘作为第二军与第三军地理上的分界点，这就给以色列人提供了突进的机会。

在海战和空战中，阿拉伯人也几乎总是处于守势，并让以色列海军袭击叙利亚和埃及的海军设施。阿拉伯人的这种海上战略是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的，他们没有在海战中取得主动权也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同样，阿拉伯空军在这场战争中也并没有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主要是作为一种战略后备军或作为一种防御武器，以期各导弹系统足以歼灭以色列空军，削弱以色列空军的优势，使阿拉伯空军能有力量对以色列作战。如果打算进行一场要超过一个月多的长期战争，那么这样一种战略还可说是有些道理的。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表明，埃及人抓住了最早的停火时机。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自己依赖于防御线，就象他们依赖于只是部分地动员起来的防御的装甲部队（在后备军被动员起来之前这些部队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样都是一种严重的错误。阿拉伯人在几小时之内就占领了以色列的大部分防御阵地，而以色列的重大的反攻却拖延了好几天，因为他们等待装甲旅达到足够的兵力。因此，以色列人很可能会修改他们的兵役制，并且使他们的常备军的规模扩大到超过十万人，以免再次出现这些缺陷。

至于谈到空军，与许多分析家的论断相反，这场十月战争再次证明，军事胜利的主要关键是不惜任何代价损失飞机和飞行员以取得制空权，特别是取得对战场的空中优势。因为虽然阿拉伯有着强大的防空系统，以色列人还是能从空中歼灭许多坦克和军车，而一旦西岸的萨姆导弹系统被摧毁，以色列的这种空中优势就成了压倒一切的了。也许有人会说，如果阿拉伯人有一支与以色列人相匹敌的空军，而且以色列不得不去对付叙利亚和埃及的联合防空系统，那么以色列人将会远远落后。

然而以色列人打击叙利亚的经济能力这种空中战略是一个错误。首先，叙利亚人的经济主要是建立在农业而不是工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摧毁工厂并不会使叙利亚人的经济崩溃。其次，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来说，电和石油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并不象在发达社会中那么重要。虽然纽约人可能会因为没有供照明、电梯和家庭设备的用电和没

有石油取暖、运输而感到十分难受，但是对叙利亚的村民或市民的影响却要小得多。以色列人并没有研究美国在越南的空中战略，美国人在越南对工厂、水坝、桥梁和其他许多目标进行的大规模的空袭并没有摧毁越南人的战斗意志和能力。

战争的教训：(2)武器

以色列人在空中所遭到的大部分损失是由萨姆导弹，而且主要是新式的萨姆6型导弹的袭击造成的，萨姆6对于歼灭中空和低空的飞机十分有效。(阿拉伯防空系统是由萨姆2型、萨姆3型、萨姆6型和大量的高射炮——其中有些由雷达控制——所组成。)萨姆6型的性能和制导系统还不清楚，但据说，这种导弹具有两个或三个制导系统，其中包括雷达、红外线的或光学的仪器，至今尚未想出十分有效的反导弹来对付它。以色列人已从美国获得了先进的ECM设备来挫败阿拉伯人的萨姆2和萨姆3导弹系统，但没有有效的办法对付萨姆6型导弹。萨姆6型导弹的灵活性使它成为萨姆导弹中最有效的导弹。

这场战争的另一个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反坦克导弹在各种不同距离都极其有效。这些导弹使步兵与坦克处于同等的条件，甚至居优势。军事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已经揭开了，两个士兵装备上只化几千美元的某种导弹就能歼灭若干辆每辆得化几十万美元的坦克。

业经证实了的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的有效性再次肯定了估价两国之间军事力量对比的传统方法已经过时。更为正确的办法是应该在衡量每个武器体系时加上某个有效性因素，并通过数学方程式将这个因素与武器体系连结起来，由此估价出一个国家的真正的武器力量。但是，应当注意，各类“反击”武器的成功决不必然意味着坦克和飞机已经过时。毋宁说这意味着希望坦克、飞机等这些武器的设计者能够稍微摆脱一点长期以来他们所接受的传统的路线。例如，将来的坦克可以制成弯曲型的，配备一种低速炮，用以摧毁混凝土炮兵阵地并打击集结的步兵，此外可以装上发射反坦克导弹的发射管，不过条件是要发展一种使重新装发射管的机械装置更快一些，至今由于这种机器的速度缓慢使坦克无法使用这类导弹。

这场十月战争还证明了自动推进炮在进攻和防御中都很有价值。以色列的大炮大多是自动推进的，能随着装甲部队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以给予直接的火力支援。而阿拉伯的大炮则是牵引的，或多或少是固定了的，有时必需改变炮的位置并准备新的发射位置。阿拉伯军队中缺乏自动大炮是由于苏联的武器库里没有这种大炮，不过可以在坦克的底盘上装上榴弹炮以弥补其不足。

烟幕的使用与否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烟幕有效地保护了横跨苏伊士运河的埃及桥梁免遭空对地炸弹和导弹的袭击。但奇怪的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坦克战中都没有使用烟幕。当然，烟幕不可能被用来保护每个目标，为了保护某些目标免受攻击，特别是来自空中的袭击，还必须发展其他一些有效的补充手段。应当注意，以色列的大部分攻击机都配备了惯性航行系统和回旋器，而且他们的空对地导弹武器(除了激光导弹外)几乎都有回旋器导航。显然，应当建议阿拉伯人去发展用以干扰这些航行系统和导

航系統的各种办法。

到底是谁赢得了十月战争？

进行战争的目的多半是为了提高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优势，或者是为了在敌人竭力要改变某种政治现状时保持这种政治现状。阿拉伯人进行这场十月战争是为了迫使全世界在中东履行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以色列人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保持它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这样一种现状。至今还没有迹象表明以色列人会撤退，但是这样一种撤退的可能性当然是要比战前大多了。

从心理上来说，阿拉伯的人民和士兵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自信心，而以色列人则开始对他们是不可战胜的这种神话发生了怀疑，而且意识到阿拉伯人是能有效地打仗的。以色列官方常常说，以色列的周围是一些军事上很可靠的边界：戈兰高地、约旦河和苏伊士运河。突然，以色列公众发现，这些边界根本不是安全可靠的。十月战争说明，阿拉伯人不仅能打仗，而且他们还能取得主动权，能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以色列人惯于吹嘘他们的空军和装甲部队，但在这场战争中，这两种军种都遭到了最重大的损失。根据五角大楼在战争期间的统计，在大约四百九十架飞机和一千九百辆坦克中大约有二百架飞机和一千辆坦克被击毁（虽然后来进行修正，损失的数字缩小了），而并没有取得一种军事上的胜利能为这种损失辩护。虽然以色列经常声称，没有外界的帮助它就能进行自卫，但是，当大量的美国空运前来援救它时，以色列公众发觉，他们的国家由于缺乏用以支持一种进攻性政策的装备而濒于失败。

因此，自从十月战争以来，以色列社会中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而阿拉伯人的士气提高了，阿拉伯人已经明确地表现为是心理上的受益者。虽然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过早地并且在尚未达到决定性胜负的时候就停止了，但是结局还是使以色列遭到了一九四八年以来的最重大的损失，而阿拉伯人的损失较之一九六七年战争要小得多。因此，这场战争改变了中东局势，使局势朝着对阿拉伯人较之战前要更为有利的方向发展。

（译自《巴勒斯坦研究》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七四年冬季号。）

中东十月战争的回顾

贝 却 敌

一、萨达特的中东战略

历史学家们对于究竟谁打赢了十月战争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他们必须一致承认一点，即这场战争和战争的副产品改变了中东和整个世界的形势。

批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阿拉伯人至少认为，他奉行使中东局势“热化”的战略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取得成就是有功劳的，因为他使埃及军队跨过了苏伊士运河并使以色列武装力量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这个战略集中在苏联党的首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于1973年6月访问美国期间签订的协议的第四项条款上。协议的第四项条款规定：“那些不属于本协议双方的国家，如果他们的关系有可能引起美国和苏联之间发生核战争的危险，或引起其他方面和其他国家之间发生核战争的危险时，美国和苏联根据此项协议的规定应立即紧急磋商并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危险。”萨达特只有采用使局势“热化”才能确实做到使两个超级大国设法寻求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

人们普遍认为，阿拉伯世界经过以前与以色列三次战争的失败之后，士气低落并且对于联合国为实现要求以色列撤出阿拉伯领土，尤其是以色列在1967年发动的“先发制人”的进攻中所侵占的大片领土的各项决议采取行动，早已放弃了希望。

埃及人和阿拉伯人感觉到很大屈辱，这从埃及大学生举行示威要求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行动中表现了出来。这种示威开始发生于1968年，是1967年战争失败的直接结果。虽然示威行动遭到了镇压，但一直没有中断过。在十月六日前一周，萨达特对上一一年冬天逮捕的学生、作家和知识分子宣布赦免后，这种示威突然停止了。十月战争的发动和战争初期的节节胜利结束了大学生公开反对萨达特政权的活动。我在最近访问开罗时接触了一些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认为，阿拉伯人受到的民族屈辱由于埃军跨过运河，冲破巴列夫防线的强大防御设施并取得十分可观的战绩而消除了。

关于十月六日夜间的军事行动以及为此所做的准备，仅就现在了解到的详细情况来看，确实是任何一支现代军队都会为之感到骄傲的一次军事上的丰功伟绩。埃及国防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司令阿赫迈德·伊斯梅尔中将对穆罕迈德·侯赛因·海卡尔（最近解职的开罗最大的报纸《金字塔报》总编辑）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以及埃及参谋总长赛义德·阿尔丁·夏兹里在十月战争进行期间对开罗的《消息报》总编辑的另一次谈话中均讲到这些情况。上述两次谈话分别发表于1973年11月18日和23日。

至于为什么选择了十月六日这天的夜晚，伊斯梅尔将军说，因为必须符合下列几个

条件：

”首先的一条是要有一个有月光的夜晚，而且入夜时月亮正好升起，因为在我们进行决定性行动的时刻需要月光；第二，是要选择一个夜晚，这时运河流速有利于渡河；第三，这个夜晚敌人会认为我们最不可能动手；第四，这个夜晚，敌人本身不会有打仗的准备。”

选中十月六日发起进攻

为此目的，对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几年来关于河水流速的日报表进行了研究并且发现“十月六日是最有利的一天”。同时，这天夜晚月光将很明亮。至于使人感到突然的因素，则是这天正处于阿拉伯人斋月的中间阶段，又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这是以色列人一年中最神圣的节日。伊斯梅尔将军解释道，“就是为了这些缘故，我们在几个月之前就选中了十月六日这一天。

直到发起进攻的前几天，日期的确定也只有萨达特总统和萨姆埃尔将军知道。但是军事行动方面的部署在几个月以前就和叙利亚进行了联系。九月三十日，埃及通知了叙利亚，要叙利亚注意，任何一天都有发动进攻的可能并通知他们电码信号定为“巴得尔”（“巴得尔”系阿拉伯文的译音，意思是“迅速”——译者），用以表示发动进攻的日子。十月二日伊斯梅尔将军会见了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以便讨论进攻的细节，但仍未透露发动进攻的日期。

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向那些批评他的人对埃及人顺利渡过运河取得的成功使他感到大吃一惊的原因所做的解释是异常软弱无力的，有必要做一点评论。根据埃及发动进攻时巴黎消息灵通人士方面得到的情报看（后来也为开罗非正式地证实了），达扬无论对于这次进攻本身或者对于进攻的时间都不是一无所知的。

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在几个月之前访问华盛顿时曾经与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讨论过萨达特使局势“热化”的计划。当时的埃及外长哈桑·扎耶特在战争发动前两个星期正在纽约参加第二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也曾与基辛格谈过。二个人都曾得到保证，美国将不进行干涉，而且美国保证，在获得全面解决以前，以色列进行任何反击，其范围和性质都将是有限的。换言之，美国给“热化”战略开了绿灯。

不可想象基辛格未曾提醒达扬注意可能要发生什么情况，同样不可想象的是，达扬的情报机关未曾发现埃及为发动进攻而进行的准备活动。六月五日苏联军事专家眷属的撤离绝不会为达扬所忽视。以色列已经开始了局部的动员并宣布以色列武装力量处于全面的戒备状态，这一事实就可证明，使达扬大吃一惊的绝不是埃及进攻的时间。

看来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于，达扬有一种拥有马奇诺防线那样的自满心理，感到万无一失了。这种自满就是基于他对巴列夫防线“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包括他认为是天下无敌的那个“秘密武器”在内）的信赖，加上一种对埃及人作为战士的种族主义的藐视。

“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

至于所谓的“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的说法，这里可以引用夏兹里将军的一段描述